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八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四回　試文字寶玉始提親　探驚風賈　　重結怨

下一回▶

　　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塲氣慪得肝氣上逆，左脇作痛。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，也等不及醫生來看，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，濃濃的煎了一碗，給他母親吃了；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，停了一會兒，畧　　安頓。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，氣的是金桂撒撥閣本和藤本作：潑，悲的是寶釵有涵養，倒覺可憐。寶釵又勸了一囘，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，肝氣也漸漸平復了。寶釵便說道：「媽媽，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。過幾天走的動了，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。家裡橫竪有我和秋菱照看著，靠藤本作：諒他也不敢怎麼樣。」薛姨媽點點頭道：「過兩日看罷了。」

且說元　　疾愈之後，家中俱各喜歡。過了幾日，有幾個老公走來，帶著東西銀兩，宣貴
　　娘娘之命，因家中省問勤勞，俱有賞賜。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。賈赦賈政等禀明了賈母，一齊謝恩　　，太監吃了茶去了。大家囘到賈母房中，說笑了一囘。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：「小廝們来囘道，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　　的話呢。」賈母便向賈赦道：「你去罷。」賈赦答應著，退出來自去了。

這裡賈母忽然想起，合賈政笑道：「娘娘心裡　　甚寔惦記著寶玉，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。」賈政陪笑道：「只是寶玉不大肯念書，辜負了娘娘的美意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，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。」賈政笑道：「那裡能像老太太的話呢。」

賈母道：「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，難道他都没作上來麽。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，可是人家說的，『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』。」賈政　　了這話，忙陪笑道：「老太太說的是。」賈母又道：「提起寶玉，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如今他也大了，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。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。也别論遠近親戚，什麽窮啊富的，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。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吩咐的狠是。但只一件，姑娘也要好，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，不然不稂不莠的，反倒耽悞了人家的女孩兒，豈不可惜。」賈母聽了這話，心裡　　有些不喜歡，便說道：「論起来，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，那裡用我去張心。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，未免多疼他一點兒，耽悞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。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，心性兒也還寔在，未必一定是那種没出息的，必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。也不知是我偏心，我看着横　　比兒略好些，不知你們看着怎麽樣。」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寔不安，連忙陪笑道：「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，既說他好有造化的，想來是不錯的。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，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，倒是『莫知其子之美』了。」一句話把賈母也慪笑了，衆人也都陪着笑了。賈母因說道：「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，又居着官，自然越歷練越老成。」說到這裡，囬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：「想他那年輕的時候，那一種古怪脾氣，比寶玉還加一倍呢。直等娶了媳婦，纔畧畧的懂了些人事兒。如今只抱怨寶玉，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體些人情兒呢。」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。因說道：「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来了。」說着，小丫頭子們進来告訴鴛鴦：「請示老太太，晚飯伺候下了。」賈母便問：「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麽？」鴛鴦笑著囬明了。賈母道：「那麽着，你們也都吃飯去罷，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。」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，伺候擺上飯来，賈母又催了一遍，纔都退出各散。

　　說邢夫人自去了。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。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這樣疼寶玉，　　竟要他有些寔學，日後可以混得功名，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，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。」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：「寶玉放學囘來，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来，說我還要問他話呢。」李貴答應了「是」。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，只見李貴道：「二爺先不用過去。老爺吩咐了，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，聽見　　有話問二爺呢。」寶玉聽了這話，又是一個悶雷。只得見過賈母，便囲園吃飯。三口兩口吃完，忙漱了口，便往賈政這邊來。

賈政此時在内書房坐着，寶玉進來請了安，一傍侍立。賈政問道：「這幾日我心上有事，也忘了問你。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，如今算来將兩個月了，你到底開了筆了没有？」寶玉道：「纔做過三次。師父說且不必囲老爺知道，等好些再

囲老爺知道罷。因此這兩天總没敢囘。」賈政道：「是什麽題目？」寶玉道：「一個是《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》，一個是《人不知而不慍》，一個是《則歸墨》三字。」賈政道：「都有稿兒麽？」寶玉道：「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在學房裡呢。」賈政道：「叫人取了來我瞧。」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：「叫他往學房中去，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，上面寫着『牕課』兩字的就是，快拿來。」一囘兒焙茗拿了来遞給寶玉。寶玉呈與賈政。賈政翻開看時，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《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》。他原本破的是「聖人有志於學，幼而已然矣。」代儒却將幼字抹去，明用「十五」。賈政道：「你原本『幼』字便扣不清題目了。『幼』字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『幼』。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，所以十五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十俱要明點出來，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麽個光景，到了幾時又有那麽個光景。師父把你『幼』字改了『十五』，便明白了好些。」看到承題，那抹去的原本云：「夫不志于學，人之常也。」賈政　頭道：「不但是孩子氣，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。」又看後句「聖人十五而志之，不亦難乎」，說道：「這更不成話了。」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：「夫人孰不學，而志於學者卒鮮。此聖人所爲自信於十五時歟。」便問「改的懂得麽？」寶玉答應道：「懂得。」

又看第二藝，題目是《人不知而不慍》，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：「不以不知而慍者，終無改其說樂矣。」方覷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，說道：「你是什麽？——『能無慍人之心，純乎學者也。』上一句似單做了『而不慍』三個字的題目，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。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。且下句找清上文，方是書理。須要細心領略。」寶玉答應着。賈政又往下看，「夫不知，未有不慍者也。而竟不然。是非由說而樂者，曷克臻此。」原本末句「非純學者乎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也與破題同病的。這改的也罷了，不過清苦藤本作：楚，還說得去。」

第三藝是《則歸墨》，賈政看了題目，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，因問寶玉道：「你的書講到這裡了麽？」寶玉道：「師父說，《孟子》好懂些，所以倒先講《孟子》，大前日纔講完了。如今講『上論語』呢。」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没大改。破題云：「言於舍楊之外，若別無所歸者焉。」賈政道：「第二句倒難爲你。」「夫墨，非欲歸者也。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，則舍楊之外，欲不歸於墨，得乎？」賈政道：「這是你做的麽？」寶玉答應道：「是。」賈政點點頭兒，因說道：「這也並没有什麽出色處，但初試筆能如此，還算不離。前年我在任上時，還出過《惟士爲能》這個題目。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，不能自出心裁，每多抄襲。你念過没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也念過。」賈政道：「我要你另換個主意，不許雷同了前人，只做個破題也使得。」寶玉只得答應着，低頭搜索枯腸。

賈政背着手，也在門口站着作想。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飛走，看見賈政，連忙側身　　手站住。賈政便問道：「作什麽？」小廝回道：「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，二奶奶傳出話來，叫預備飯呢。」賈政聽了，也没言語。那小廝自去了。

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，十分想念，　　見薛姨媽来了，只當寶釵同来，心中早已忙了，便乍着胆子回道：「破題倒作了一個，但不知是不是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念來我聽。」寶玉念道：「天下不皆士也，能無產者亦僅矣。」賈政　　了，點着頭道：「也還使得。已後作文，揔要把界限分清，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。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？」寶玉道：「知道的。」賈政道：「既如此，你　　到老太太處去罷。」寶玉答應了個「是」，只得拿捏着漫漫的退出，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，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門口。急得焙茗在後頭赶着叫：「看跌倒了！老爺來了。」

寶玉那裡聽得見。剛進得門來，便聽見王夫人、鳳姐、探春等笑語之聲。丫嬛們見寶玉來了，連忙打起簾子，悄悄告訴道：「姨太太在這裡呢。」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，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。賈母便問：「你今兒怎麽這早晚纔散學？」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的話述了一遍。賈母笑容滿面。寶玉因問衆人道：「寶姐姐在那裡坐着呢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你寶姐姐没過來，家裡和香菱作活呢。」寶玉　　了心中索然，又不好就走。只見說着話兒已擺上飯来，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，探春等陪坐。薛姨媽道：「寶哥兒呢？」賈母忙笑說道：「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。」寶玉連忙回道：「頭裡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，叫吃了飯過去。我赶着要了一碟菜，泡茶吃了一碗飯，就過去了。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麽着，鳳丫頭就過來跟着我。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，叫他們自己吃去罷。」王夫人也道：「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，不用等我，我吃齋呢。」於是鳳姐告了坐，丫頭安了盃筯，鳳姐執壺斟了一巡，纔歸坐。

大家吃着酒。賈母便問道：「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，我　　見前兒丫頭們說『秋菱』，不知是誰，問起来纔知道是他。怎麽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？」薛姨媽滿臉飛紅，歎了口氣道：「老太太再别提起。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，成日家咕咕唧唧，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。我也說過他幾次，他牛心不聽說，我也没那麽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，只好由他們去。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改的。」賈母道：「名兒什麽要　　的事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說起來我也怪臊的，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麽不知道的。他那裡是爲這名兒不好，　　見說他因爲是寶丫頭起的，他纔有心要改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又是什麽原故呢？」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，未從閣本和藤本作：曾說，又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老太太還不知道呢，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慪氣。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

我去，我們家裡正鬧呢。」賈母連忙接着問道：「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，要打發人看去，後來聽見說好了，所以没着人去。依我，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别放在心上。再者，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，過些時自然就好了。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温　　和平，雖然年輕，比大人還强幾倍。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，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，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，真是百裡挑一的。不是我說句冒失話，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，怎麽叫公婆不疼，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。」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，推故要走，及　　見這話，又坐了獃獃的徃下　　。薛姨媽道：「不中用。他雖好，到底是女孩兒家。養了蟠兒這個糊　　孩子，眞眞叫我不放心，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，鬧出事来。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，我還放點兒心。」寶玉聽到這裡，便接口道：「姨媽更不用懸心。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，都是有體面的，那裡就鬧出事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依你這樣說，我敢只不用操心了。」說話間，飯已吃完。寶玉先告辭了，晚間還要看書，便各自去了。

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，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　　旁邊說了幾句，賈母便向鳳姐兒道：「你快去罷，瞧瞧巧姐兒去罷。」鳳姐聽了，還不知何故，大家也怔了。琥珀遂過来向鳳姐道：「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，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，請二奶奶忙着些過来纔好呢。」賈母因說道：「你快去罷，姨太太也不是外人。」鳳姐連忙答應，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辞。又見王夫人說道：「你先過去，我就去。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，别叫丫頭們大驚小怪的，屋裡的猫兒狗兒，也叫他們留點神兒。儘着孩子貴氣，偏有這些　　碎。」鳳姐答應了，然後帶了小丫頭囘房去了。

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囘黛玉的病。賈母道：「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，只是心重些，所以身子就不大狠結寔了。要賭靈性兒，也合寶丫頭不差什麽。要賭寬　　待人裡頭，　　不濟他寶姐姐有躭待、有儘讓了。」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，便道：「老太太歇着罷。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，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。打那麽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。」賈母道：「正是。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麽不好，說給他們，也得點主意兒。」薛姨媽便告辞，同着王夫人出來，徃鳳姐院裡去了。

　　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，心裡却也喜歡，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。說起方纔的話來，便有新進到來最善大碁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：「據我們看来，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那有進益，不過畧懂得些罷咧，『學問』兩個字早得狠呢。」詹光道：「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。不但王大兄這般說，就是我們看，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。」賈政笑道：「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。」那王爾調又道：「晚生還有一句話，不揣冒

昧，合老世翁商議。」賈政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王爾調陪笑道：「也是晚生的相與，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，說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，此時尚未受聘。他又沒有兒子，家資巨萬。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，女婿又要出衆，纔肯作親。晚生来了兩個月，睄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，都是必要大成的。老世翁這樣門楣，還有何說。若晚生過去，包　　一說就成。」賈政道：「寶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，並且老太太常說起。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。」詹光道：「王兄所提張家，晚生　　也知道。况合大老爺那邉是舊親，老世翁一問便知。」賈政想了一回，道：「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。」詹光道：「老世翁原来不知，這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。」賈政　　了，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。坐了一回，進來了，便要向王夫人說知，轉問邢夫人去。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邉看巧姐兒去了。那天已經掌燈時候，薛姨媽去了，王夫人纔過来了。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，又問巧姐兒怎麼了。王夫人道：「怕是驚風的光景。」賈政道：「不甚利害呀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看着是搐風的來頭，秖還没搐出來呢。」賈政聽了，便不言語，各自安歇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，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，一面回賈母，一面問邢夫人。邢夫人道：「張家雖係老親，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，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。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，　　說起張家的事。說他家有個姑娘，托孫親家那邉有對勁的提一提。　　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，十分嬌養，也識得幾個字，見不得大陣仗兒，常在房中不出來的。張大老爺又說，只有這一個女孩兒，不肯嫁出去，怕人家公婆嚴，姑娘受不得委屈，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，給他料理些家事。」賈母聽到這裡，不等說完便道：「這斷使不得。我們寶玉别人伏侍他　　不彀呢，倒給人家當家去。」邢夫人道：「正是老太太這個話。」賈母因向王夫人道：「你回来告訴你老爺，就說我的話，這張家的親事是作不得的。」王夫人答應了。賈母便問：「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麼樣？頭裡平兒來回我說狠不大好，我也要過去看看呢。」邢王二夫人道：「老太太雖疼他，他那裡躭的住。」賈母道：「　　也不止爲他，我也要走動走動，活活筋骨兒。」說着，便吩咐：「你們吃飯去罷，回來同我過去。」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，各自去了。

一時吃了飯，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。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。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。鳳姐兒道：「只怕是搐風的來頭。」賈母道：「這麼着還不請人赶著瞧！」鳳姐道：「已經請去了。」賈母因同邢、王二夫人進房來看，只見奶子抱著，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著，臉皮趣青，眉稍鼻翅微有動意。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，便出外間坐下。正說間，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：「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。」鳳姐道：「替我回老爺，就說請大夫去了。一會兒開了方子，就過去回老爺。」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，

向王夫人道：「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，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。」又問邢夫人道：「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麼不走了？」邢夫人因又說：「論起那張家行事，也難合偺們作親，太嚕剋，没的玷辱了寶玉。」鳳姐　　了這話，已知八九，便問道：「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？」邢夫人道：「可不是麼。」賈母接著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。鳳姐笑道：「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胆的話，現放著天配的姻　　，何用别處去找。」賈母笑問道：「在那裡？」鳳姐道：「一個『寶玉』，一個『金鎖』，老太太怎麼忘了？」賈母笑了一笑，因說：「昨日你姑媽在這裡，你爲什麼不提？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，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。况且姨媽過來瞄老祖宗，怎麼提這些個，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。」賈母笑了，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。賈母因道：「可是我背晦了。」

說著人回：「大夫来了。」賈母便坐在外間，邢王二夫人畧避。那大夫同賈璉進來，給賈母請了安，方進房中。看了出來，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：「妞兒一半是内熱，一半是驚風。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，還要用四神散纔好，因病勢來得不輕。如今的牛黄都是假的，要找真牛黄方用得。」賈母道了乏，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，去了。鳳姐道：「人參家裡常有，這牛黄倒怕未必有，外頭買去，只是要眞的纔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。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，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。我叫人去問問。」正說話間，衆姊妹都來瞄來了，坐了一回，也都跟著賈母等去了。

這裡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，只見喀的一聲，連藥帶痰都吐出來，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。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：「二奶奶，牛黄有了。太太說了，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。」鳳姐答應著接過来，便叫平兒配齊了眞珠、氷片、硃砂，快熬起来；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，攙在裡面，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。只見賈　　掀簾進来說：「二姐姐，你們巧姐兒怎麼了？媽叫我来瞧瞧他。」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，說：「好些了。你回去說，叫你們姨娘想着。」那賈　　口裡答應，只管各處瞧看。看了一回，便問鳳姐兒道：「你這裡聽的說有牛黄，不知牛黄是怎麼個樣兒，給我瞧瞧呢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别在這裡鬧了，妞兒纔好些。那牛黄都煎上了。」賈　　聽了，便去伸手拿那鍋子瞄時，豈知措手不及，沸的一聲，鍋子倒了，火已潑滅了一半。賈　　見不是事，自覺没趣，連忙跑了。鳳姐急的火星直爆，罵道：「真眞那一世的對頭　　家！你何苦來　　來使促狹！從前你媽要想害我，如今又來害妞兒。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！」一面罵平兒不照應。

正罵著，只見丫頭來找賈環。鳳姐道：「你去告訴趙姨娘，說他操心也太苦了。巧姐兒死定了，不用他惦着了！」平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，那丫頭摸不著頭腦，便悄悄問平兒道：「二奶奶爲什麽生氣？」平兒將　　哥弄倒藥鋦子說了一遍。丫頭道：「怪不得他不敢回來，躲了別處去了。這環哥兒明日　　不知怎麽樣呢。平姐姐，我替你　　拾罷。」平兒說：「這倒不消。幸　　牛黃　　有一點，如今配好了，你去罷。」丫頭道：「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，也省得他天天說嘴。」丫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。趙姨娘氣的叫：「快找環兒！」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着，被丫頭找了來。趙姨娘便罵道：「你這個下作種子！你爲什麽弄澈了人家的藥，招的人家咒罵。我原叫你去問一聲，不用進去。你偏進去，又不就走，還要虎頭上捉虱子。你看我回了老爺，打你不打！」這裡趙姨娘正說著，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裡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来。未知何言，下回分解。